

了解強化的中國土地



(美) 韓 丁 著  
秋 瑩 譯 · 香 港 萬 源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D  
24

# 驚醒的中國大地

(美) 韓 丁 著

秋 瑩 譯 ·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 驚醒的中國大地

(美)韓丁著

---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道19號A

---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灣仔船街三十八號

---

書號 140 頁數 128 開本 1/32

---

一九七六年九月初版 ·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BY WILLIAM HINTON

Printed in Hong Kong

H. K. \$ 3.50

外文著作中譯本

(美) 埃德加·斯諾等著

(美) 凱·約翰遜等著

(日) 秋岡家榮著

森納那亞克著

(美) 羅伯特·戈德斯頓著

周恩來訪問記

中國內幕

北京特派員

西藏內幕

大蕭條

六〇〇

八五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 內容簡介

沉睡的中國大地在四、五十年代煥然驚醒，  
千千萬萬的人民以驚人的力量改造了廣闊土地的  
山山水水。本書作者親身經歷了這場人類歷史的  
巨變，用激動的筆觸抒寫了英雄人們改天換地的  
奇蹟，並以喜悅的情懷遠瞻了中國廣大農村機械  
化的前景，是本很珍貴的歷史見證。

11/12/51

# 目 錄

開場白	.....	一
進解放區的前夕	.....	五
解放區的生活	.....	一八
南嶺風貌	.....	三五
李校長素描	.....	四九
老黑結婚了	.....	六〇
在熔爐裏	.....	六七
南征北戰	.....	八五
坐拖拉機重臨北京	.....	九九
重訪天津	.....	一〇四
「糖衣砲彈」	.....	一〇九
火車·商店·和平主義者	.....	一一六

## 開場白

本書寫的是關於中國的拖拉機，以及第一次把拖拉機使用於華北解放區的男女們。在那裏，由於那時候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嶄新的革命政府掌握着政權，因此，在一個使用耕牛和鋤頭的國度裏，終於爲大規模的耕作和農業機械化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

在解放前的中國，農業機械化從來就是不可能的。在那些一去不復返的日子裏，沒有誰當真考慮過把拖拉機、穀物條播機和聯合收割機用於中國的農村地區，那時候，中國農村地區的耕作方法，依然停留在中世紀農業社會所反映出來的狀態下。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間，聯合國屬下的救濟和復興組織（譯按：這個組織於一九四七年秋天即已撤消）送了一些拖拉機到中國來，但是，它從來沒有打算過要用它所送出的拖拉機去改造當地的農業。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送出的一些拖拉機，最初指定用於受黃河水患影响的河南省地區。在那裏，有幾百萬畝良田從一九三七年起就陷於荒蕪了，爲的是蔣介石當年企圖阻延日本軍隊南進，竟下令毀壞堤防。這些耕地長滿了野草，地下草根錯結，農民



用犁來犁，也破除不了。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送到這裏來的拖拉機，在完成了翻耕幾百萬畝荒地以後，就成了廢物而被丟棄了。

哪怕是日本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渤海灣的含鹽平地上開墾了一萬畝農田，但他們也從來沒有使用農業機械進行耕作。他們把這些耕地劃分為無數的小塊地，租給熟悉稻米生產的朝鮮佃戶來種。這些佃戶都是依靠雙手來勞動的。他們是從備受貧困折磨的朝鮮山區移居到中國來的，種子、肥料、水和燃料，無一不仰賴於日本人，他們過的生計，並不見得比農奴好。日本太上皇隨便開出甚麼條件來，他們都得接受。在這樣一種勞動力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情況下，幹嗎要去考慮使用拖拉機呢？

至於那時候中國的傳統地主（他們佔有當地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不等），他們難得花錢去搞種子改良、化學肥料、殺蟲藥劑或現代農具這類東西，而拖拉機和聯合收割機就更不用說了。他們佔有的是分散的一片片的土地，而不是大片的地皮，他們的管家擅長的是收租事務，而不是農田管理。這些地主盤剝到了大錢以後，就會添購土地，把剩餘的穀子賣掉，買入黃金，埋在地下，或者向糧食少得過不了冬的佃農放高利貸。

在這樣的一種制度下，拖拉機怎樣能夠成爲賺錢的手段呢？向貧窮的人放短期債，月息高達百分之一百，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誰敢於冒險花錢進口農業機具呢？即使有人要使用拖

拉機，那末把它弄到哪裏去使用呢？那時候，哪怕是在華北平原地區，面積相當於半畝的塊地，也是少之又少的，另一方面，田間小路就是狹窄得不容現代農業機具通過。

誠然，中國的荒地多得很，可是又有誰肯於進行開墾呢？不消說，任何私人是不會去進行開墾了，而腐敗貪劣的國民黨官僚也肯定不會去開墾的。

很有諷刺意味的事情是，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一心指望保持當時中國的現狀，終於送了一些拖拉機到中國來，以開墾河南省遭受水災的廣大地區，而當時中國的政治現實，却妨礙着農業機具的集中使用。其他地方的省長和軍事指揮官，不願意看到值不少美元的供應和設備，只送到一個區去，肥了他們的同道或對手。這些拖拉機必須按照各省省長和將軍的勢力而進行分配。因此，這些拖拉機不是集中在河南使用，而是化整爲零地分配到東南西北各省去。這些拖拉機分別運抵各個目的地後，時而用來翻翻地，時而被閑置不用，不管情況怎麼樣，總之它成了控制者中飽私囊的工具。

作爲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的志願技術人員，我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前來中國。當時，國民黨在美國支持下，一手挑起了內戰，對戰爭的結果依然蠻有信心。它的軍隊到處發動進攻，把華北和東北的解放區分割開來。然而，國民黨的所作所爲，却使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的許多工作人員，對國民黨產生了懷疑。具有奉公精神，對前途有信心，願意並能夠爲建

立拖拉機站作必要的準備工作，這樣的國民黨官員是找不到的。那些由當地官員挑選出來當受訓者的年青人，都是妄想發跡的人，他們不願意讓泥土弄髒自己的雙手，他們不把進行體力勞動視爲一種生活方式。大部分荒地，有的不是單純用拖拉機就可以把它變爲可耕的，有的則已經爲當地的地主所一手控制，他們曉得怎樣去把肉削開來，把骨頭留下來，讓貧苦農民和受到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表面幫助的難民去啃。

這種社會現實第一次給我的教訓，是來自在東北的國民黨統治區，在那裏，我曾經逗留了六個星期，時間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和三月。

## 進解放區的前夕

那年（一九四七年）冬天，東北地區已經處於一團糟的狀態。我們住在瀋陽市中心的山藤旅館。這樣一座龐大的建築物，是帝國主義者慣常要在世界各地興建的。旅館的二樓，有着普通兩層樓的高度，因此在二樓的餐廳裏進餐，就像在紐約市原來的賓夕凡尼亞火車站的大廳裏進餐一樣。這座旅館裏住滿了各色各樣野心勃勃的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以及他們的副官和姨太太，佔有着絕大部份的房間。他們同被奪去了統治權力的政客和被奪去了土地的地主，共同使用旅館裏的門廳和走廊。被任命去統治尚未解放的省份的市長、省長和警察頭子，同憂心忡忡的上層人士互訴怨苦。

在我房間的對面，住着一個地主，他在長春以北佔有二萬畝土地。這個人接受過美國教育，個子高瘦，優雅中略顯粗削，他告訴我杜聿明的軍隊很快就會恢復他所喪失的財富。我的隔壁住着一個名叫埃德加的英國人，他千方百計要收回他在營口曾經佔有的十七座房子。當他終於設法到達那個海港城市的時候，他發覺其中的十二座已經完全毀壞了。於是他去見

國民黨的市長，申訴當局要他補納戰爭期間所欠的稅款。這個英國人依然不斷念。他天真地相信舊王朝會再次恢復舊觀，而他在這個舊王朝中所佔的那個小角落會重歸他控制。

進餐的時候，人們的話題大都轉到大豆上來，爲的是山藤旅館也是來自上海的各色各樣的投機商人的大本營。他們對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秩序的貢獻，是從東北的經紀人那裏，以每磅兩三個仙的代價購入大豆，接着就向控制着交通運輸工具的國民黨官員行賄，好用火車把這些大豆南運，從而在黃海的各個港口裏以每磅七、八個仙的價格脫手，這樣一來，他們在一夜之間就發了大財了。「有一個人上月賺了三十萬美元」、「有一個姓李的，一次就賺了十萬美元了」——這就是人們典型的傳言，這些傳言不時就在餐廳裏引起了哄動。

一九四六年那一造大豆，儘管有大批已經發運到了法國和英國去，但是，東北的這種最著名的產品，在內地依然堆積如山。在我們經過的鐵路線的每一個站裏，都可以看到一袋袋大豆堆積在那裏，許多大豆堆是無遮攔的，有些甚至堆放在積水的地方。由於積水逐漸浸透了整一堆大豆，從而損毀了大豆的價值，因此大豆商人強行壓低內地大豆的價格，而世界市場的價格則上漲。

絕大部份投機商人，實際上是宋子文家族及其他家族公司的代理人。蔣、宋、孔、陳這四大家族，控制着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事務。一九四五年四大家族派到東北去

接收的騙子中，大豆商人可能是最小的騙子了。當年日本投降後，大部份接收大員是坐美國空軍的飛機到了東北去的。這些政治無賴，抗日戰爭時龜縮在重慶、昆明和貴州，幹盡了損人以肥己的勾當，這時就一窩蜂似的湧到東北去，直把東北視如一個被征服的殖民地。他們掠奪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並把它們運走。經過國民黨一年時間的管理，經濟局面之混亂，爲任何人想像所不及。

在這樣的情況下，事情擺得很清楚，在東北搞拖拉機站是沒有什麼奔頭的。我們找到許多被棄置的工廠廠房，這些工廠廠房可以改建爲儲物庫、修理車間和拖拉機手的宿舍。此外，我們也發現不少受過訓練的機械人員，他們正在尋找職業。但是在瀋陽——長春地區，幾乎就是沒有甚麼荒地可翻，這地區已經被運不出去的農產品所填塞，而一心要發跡的國民黨官僚，對於任何地方的有用設備或救濟物品，則如蟻赴膾。

有一天，我同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的一名人員，到一個水災地區去視察，當地官員曾經要求給十萬災民進行救濟。那個地區的縣長把我們安排在一家釀酒廠過夜，這家釀酒廠屬於一個地主所有。在釀酒廠的院子裏，有兩個用蘆葦蓆子圍起來的貯藏所。這兩個貯藏所，每個十二呎寬，高度起碼也有十二呎，裏面滿滿地裝滿了東西，一個用來裝大豆，另一個裝高粱——每一個的裝載量大致爲四十噸。工廠裏其他的房室裏，還貯滿了穀子，其數量足可

以供養幾千人。縣裏的警察頭子，大腹便便，頸骨下垂，他向我們訴說他是從湖北省共產黨控制區逃出來的，要供養一家十二口，而他的月薪只有八千元，他說他急需接受救濟，否則一家人就過不了冬。他請求我們認真考慮他的陳情。

我們是這樣辦了。我們發現，他屬下的武裝人員不足三百名，不過就是這個數量，也足可以有實力去把該地區的全部穀物搶到手了，我們發現他就是單身住在縣府裏，並沒有家人靠他供養，並且，假如他真的是從共產黨控制區逃出來的話，那末，這也是相當久以前的事了，因為那時候共產黨領導下的正規武裝力量，早已撤離湖北。

對於諸如此類的國民黨官員來說，「共產黨的威脅」確是一個很好的把柄。在他們看來，只消說一通「赤色暴徒」，就可以使西方專家登時爲之氣餒，而我們也就會立刻把我們掌握的大量救濟物資發放出去。

再也沒有別的虛構故事像下述的一個那麼稀奇古怪了。有一天，在東北主持一切農業復興工作的麥克康基教授在山藤旅館的劇場休息室裏遺失了他的俄國式大衣。麥克康基是加拿大人，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組織的同事們往往稱他「東北皇帝」而不名。他的大衣失竊事件發生後，杜聿明的一名主要助手、姓李的上校親自出馬偵查此案。經過兩天毫無結果的偵查，他以鎮靜的語調對我們說，那件大衣被一名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偷了去，用來作偽裝進行活

動。

同樣煞有介事的事情是，國民黨的農業部長堅持要親自同全部被選為拖拉機手的學員進行談話，以便保證他們當中不致潛伏着共產黨分子。他向我們大拍胸脯，說通過個別談話就能夠識別出哪一個是共產黨分子云云。他推舉一個人來主持整個拖拉機開放計劃，這個人曾經在德國待了十二年。

我在東北逗留了六個星期以後，就準備着在別的地方對着同樣困難的條件了。但我並不感到灰心喪氣。（一九四七年）四月，我被派到綏遠省去從事拖拉機站的建立工作，工作地點在包頭以東的荒地上，那裏是北京——綏遠鐵路在黃河的終點。我們的拖拉機站設於薩拉齊，那是一個縣城，座落在含鹼平原的中央，北面是高高的石山，南面是曲折的黃河河道。

在天朗氣清的日子裏，站在高高的山頂上，極目遠眺，整個綏遠平原盡收眼底，越過黃河，遠處是地勢逐漸升高的沙漠地區。黃河南岸是沙地；北峯是長了草的平地，農田，樹木很少，因此土壤不固。大風一吹，就到處塵土飛揚了。

在那樣一個廣袤的地區裏，樹木少而小，差不多是顯現不出來的。如果把這些樹木砍掉，那末，這個平原的外貌幾乎沒有多大改變。那些農田和草地，並不是呈深綠色的，它只



呈黃灰色，點染上一些綠色而已。看上去，大地好像是蒙上一層薄薄的紗。俯視那一叢叢青草和玉蜀黍稈，再看看光禿禿的灰色大地本身，就會明白在平原的總面積中，種上東西的地方佔一小部分而已。在這裏，植物、動物和人，幾乎不爲大自然所容，因此難得見到。疏疏落落的村莊，房子是用泥團壘起來的。

在這樣的農村裏，一個人要養活自己，是一樁艱難的事情。在整個冬天裏，人們直在泥屋裏打顫，地面上結的冰，深達五呎。冬去春來，但並沒有帶來雨水，天旱持續幾個星期或幾個月不等。接着在七月間，氣候突然起了變化。天門打開，落下來傾盆大雨，幾個小時不停歇。光禿禿的山頭，沒法把雨水攔住；硬蹦蹦的土地，沒法將雨水吸收。峽谷間洪水暴發，轟然而下，淹沒了土地，沖走了莊稼，摧毀了房屋。洪水過後兩天，就又好像從來沒有下過雨似的，大地硬實、乾燥如故。農民把地挖開，發覺水份只滲了幾吋深。另一個歉收之年，又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一九三六年大飢荒期間，綏遠得到了來自美國的救濟款項，於是用來修建一條灌渠，指望藉此結束包頭以東地區旱災和水災的可怕循環。當時，在一個名叫托德的美國工程師指揮下，一批外國管理人員和成千上萬的農民，從黃河河岸開挖了一條四十哩長的渠道，直通平原地區。他們管它叫「民生」灌渠。這條灌渠預定把充足的水源輸送到平原地區，灌溉大批